

□往事如风

□王国毅(新乡市)

□诗词采撷

永恒的温度

人生百年,芸芸众生,相逢是缘,相善是友,交恶是疼。你我他偶尔相遇,有些人给你留下的是抹不掉的痛苦、抛不去的屈辱;有些人给你留下的却是长久的享受、永恒的温暖。

兔年春天,我与爱人驾车去郊外观赏桃花,返程中在一家饭店用餐,随意点了两碗羊肉烩面,外加两个小菜。我们刚刚拿起筷子,一位穿着时尚、气质高贵的五十余岁微胖女人拉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嚷嚷着坐在我们对面。小男孩手提一个蓝色小笼子,笼中装着两只吱吱叫的仓鼠。小男孩将鼠笼随手放在餐桌上,抽出一根筷子伸到笼中逗着仓鼠玩。因餐桌为四人台,笼子放在中间,几乎挨着我的碗边,一股鼠臊味扑鼻而来,随之一阵恶心。我生性忌鼠,爱人就客气地对小男孩说:“小朋友,用餐要讲卫生,将你的笼子放到桌下好不好?”小男孩一口拒绝:“我不!”继续饶有兴趣地逗着仓鼠。一旁的微胖女人扬着脸,哼了一声,对着小男孩指桑骂槐:“乖孙子,护好你的笼子,别让狗咬了你的仓鼠!”我爱人猛地站起,气愤地质问:“你骂谁?”我看战火即将烧起,忙拉起爱人逃难般离开饭店。身后又响起微胖女人尖利的叫声:“服务员,拿两只袋子。这两碗烩面他们不吃,我打包带回家喂狗!”

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也过去了十多年,但每当用餐时,我想起那个顽皮

的小男孩,那个样似高贵的微胖女人,特别是那两只肮脏的小仓鼠,就会感到恶心、痛苦,继尔是羞辱,是鄙夷。是啊,人也,鼠也,何以形色之分?好了,不谈这些糟心的事了,换一个暖心的话题吧——

2024年秋,我受河南省跑马岭地质公园有限公司田董之邀,创作一部大型现代戏曲剧本。待到剧本杀青时,已到2025年春节前夕。为让春节期间返乡的有关专家传阅剧稿,须得打印出几本规范的纸质剧本,以便提供给专家书写修改意见。那是一个阴霾的午后,腊月的寒风裹挟着冰冷的雪屑吹打在脸上,刀刮般疼痛。正值春节长假开始,大部分店铺已关门歇业。我与跑马岭的职员小龚带着U盘,顶着刺骨寒风,跑了好几条街道,终于在汽车东站找到一家很小的打印店。

走进店门,小龚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摇摇头说:“我不能喝冷饮。”小龚就四处张罗着给我找开水。忙碌的店老板说饮水机坏了。我说那就算了。小龚显得很无奈,犹豫片刻,解开领扣,将冰冷的矿泉水塞进怀中。我惊诧中正要制止,店老板喊我校对剧本。

顾不上招呼小龚,我赶紧忙活起了工作。终于打印完毕,小龚走过来,轻声对我说:“王老师辛苦了,喝口水吧!”随手解开衣扣,把那瓶一直捂在他胸口的矿泉水递给我。我慌忙接过那散发

着体温的瓶子,旋开盖子,深深地、长长地喝了一口。那并不算很暖的液体流入我的腹中,浸入我的血液,涌入我的四肢,瞬间温暖了我的全身,冲击着我的灵魂。望着眼前这位个子不高、言语不多、面庞清瘦的年轻人,我用几乎是颤抖的低语吐出三个字:“谢谢你……”此时此刻,我真真地被感动了——我喝下去的何止是水,它是一个年轻人对长者的关爱、尊重;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体贴、温情;它是大千世界中至善至美的大爱传递呀!寒冬之际,能得遇这份真情,实在是幸哉!

后来,我将此事告诉了一直致力于感恩文化传播的田董,并得知小龚名叫龚建明,是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田董自豪地说:“我们龚经理感人的事迹多着呢,足以让你写一部大戏!抽时间我细细给你道来。”我笑答:“跟着好人学好人,近朱者赤嘛。”

尽管至今我还未更深入地了解龚经理,然而,在我心中,已牢牢地记住了那个瘦瘦的、乖乖的,虽沉默寡言,但又可亲可爱的大男孩小龚。我已是年近古稀之人,一生中阅人无数,坎坷多舛,许多曾经刻骨铭心的往事都随着时日的烟尘而消逝,但小龚的形象却扎根我心中。每每想起他,就似夏日一股甘冽的清泉,潺潺流淌在我的心田;更像冬日一缕明媚的阳光,静静暖润着我的全身,散发着永恒的温度。

□江红斌(获嘉县)

老常的那头毛驴

老常大名叫常景根,当过三年兵,任连队卫生员,复员后赶上村里组建卫生室,就当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用下地劳动,他却不愿干,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住在逼仄的破旧土坯房里,生活实在拮据。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又是壮劳力,就应该有勇气担负起家庭重任,他辞职到生产队去做专职使唤牲口的把式。

老常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练就了一身使唤牲口的本领。他使唤牲口几乎干了生产队的一半农活,深受社员们爱戴。牲口早上和下午下地干农活,他有一上午的休息时间。不甘寂寞的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休息时间就用平板车到砖瓦窑拉砖挣运费。他算过账,泥瓦匠砌墙一天挣两块钱,他拉一车砖往县城送一趟运费也是两块钱,一天可以拉四趟,能挣八块钱。为此,他养了一头毛驴,帮着拉砖搞运输。

毛驴是驴驹,不会拉套,老常借了好几家亲戚,才凑了二百三十块钱把毛驴买下。他有信心把毛驴调教成一匹会拉套的好牲口。

毛驴吃草在后半夜,他无论白天干活儿有多累,天不亮就起床喂毛驴。草料必须精细有营养,拌水必须均匀润泽,老常甚至不惜把家里的口粮喂毛驴。毛驴脾气犟,不会往后退,无法往车辕里套。他就把毛驴牵到小胡同,逼着毛驴一点点往后退。毛驴犟着不肯

退,他真想甩皮鞭抽它,但最终也没舍得抽一下。

毛驴会拉套后,老常如虎添翼,拉砖的劲头更足,还给供销社拉货,日程排得满满的。他有责任心,爱惜所拉的货物,深受货主信任。供销社去县城进货,把货款交给他带去,不派人陪同,十分放心。供销社每年到外地参加物资交流大会,所带物品非常零碎,他拉去的货物没有任何差错。

有一次,从物资公司往供销社拉化肥,居然多给两袋。天色已晚,老常怕发货人着急,让毛驴驾车赶在下班前把化肥送了回去。因为跑快了,毛驴累得直喘,让他心疼好几天。

有年往市里的建筑工地送砖。平板车装四百块砖,两千斤重,毛驴驾车拉不动,老常就自己驾辕,让毛驴拉边套,六十多里路,硬是一天拉一个来回。傍晚回到家,毛驴累得不愿挪步,打滚儿时,毛驴翻好几次身站不起来,四条瘦腿直直地朝天乱蹬。他看着心疼,眼睛潮湿,真想抱着毛驴大哭一场。

毛驴长成后,十分能干,老常的收入跟着直线上涨。有同行看上这头毛驴,宁愿出价三百八十元买走。他架不住同行软磨硬泡,只好忍疼割爱。老常后来



买了骡子,换了胶轮马车;再后来,换成机动三轮车,财富滚雪球样增多,他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他家的房子,已经翻修过三次,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气派。他家的房子在村里总是最新潮的。

七十岁后,老常的腰疼病越来越重,必须卧床休息。我去见他那天,他正躺在床上做腰部理疗,缓慢僵硬的起身动作使我联想起他拉脚时的潇洒模样。谈起拉脚,他来了兴致,早把腰疼忘了,滔滔不绝讲了起来,他讲到高兴处,长长舒口气说,这辈子多亏了那头毛驴呢。

七月的田野

□陈雨(新乡市)

七月的田野
少了姹紫嫣红
多了旭日升起时
玉米叶子上露珠的晶莹剔透
那白色的芝麻花
毫无顾忌地伸向湛蓝的天空
只为一场深情的旅行

七月的田野
少了春天的风情万种
多了大豆玉米的联袂共舞
棉花田上的无人机划出一道道彩虹
那桃园里飘出的甜香
诱惑了轰轰烈烈的蝉鸣
一幅乡村风光正在AI生成

七月的田野
到处是茁壮的生长
到处是蓬勃的疯狂
你听
蝉里啪啦成长的声音
正在酝酿一场夏天的交响

云来自故乡

□焦香梅(卫辉市)

云来自故乡
裹染着屋后的荷香
深也彷徨,浅也彷徨
是梦封不住的乡愁
在人间惆怅

徐徐地来
是谁的一砚墨海
在天空肆意堆彩
翻江倒海的美
被风儿随意剪裁

云来自故乡
衣袖上挂着我屋后的池塘
那里有一汪星光
轻轻啄一口
是无尽的忧伤

悄悄地来
没有丁点儿粉黛
月光垒砌的老屋可还在
那一树桃花颜、梨花白
在岁月里凋零一地地的无奈

浣溪沙·咏蝉

□吴庆民(新乡市)

薄翼轻纱饮露清,
高枝独抱寄孤声。
几番嘶断有谁听?

一树斜阳秋影淡,
半窗残梦客愁生。
西风何处不堪鸣?

本版投稿邮箱

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ywbmywy@126.com